馬政

○詩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臣若水通曰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也駉駉腹幹肥張之貌林外謂之坰彭彭盛貌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臧善也○臣若水通曰國君之富數馬以對則馬之盛豈其有關於國家之盛衰矣僖公之馬蕃者其在坰者有驈皇驪黃而色無不備以車彭彭而力無不彊是由僖公而致然者由其立

學格物通卷之八十四

馬政

○詩魯頌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臣若水通曰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也駉駉腹幹肥張之貌林外謂之坰彭彭盛貌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臧善也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則馬之盛衰其有關於國家之盛衰矣僖公之馬薄言其在坰者有驈皇驪黃而色無不備以車彭彭而力無不齊是豈偶然而致哉蓋由其立

心遠大無見小欲速之私故思及於馬凡所
以牧養而調用者不循私以廢法故馬之在
官在民者各無不善矣苟立心不遠輕謀淺
慮則凡施之國家大小皆無成矣豈獨一馬
政哉伏惟
於思無疆之學益深講求以爲蓄牧富强之
焉

曰游牝別群則縶騰駒班馬政
通曰此仲夏之令也別群者離其群
遊牝於牧至仲夏妊孕已遂故別群
之也騰駒者騰躍之駒也於此時縶

騰躍之駒恐踶齧以傷其孕也二者皆以遂
長養也班布也馬政養馬之政令也

○月令曰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
馬政

臣若水通曰此季秋之令也先王於季秋之
月天氣平和之時教人田獵以逐禽獸因以
習五戎之事即車攻所謂因田獵以選車徒
者也斯時也又班布馬政必齊色度力然後
同乘焉夫田獵所以得利人之所欲莫甚於
利者軍戎所以效死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
以所惡寓所欲而習焉先王之深意也然必

繼之以班馬政者蓋行獵必以車駕車必以
馬故必班馬政比乘車然後田獵之事可因
之而舉而軍戎之教寓於其中矣今天下雖
無事然不可忘戰而馬政亦所當脩有太僕
之官以專其事有御史之烙以稽其弊蓋亦
詳備矣伏惟
聖明嚴加戒飭以復先王之遺意焉
○周禮夏官馬質掌質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
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綱惡馬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夏官之政也馬質官名
質平也主買馬而平其價者也謂之量三物

者則三馬之材有高下之等必有以量之然後可以知其貫也其材力可以供兵戎之事者曰戎馬可以供田獵之事者曰田馬以至駑馬則駑下之材所以供冗事也三者皆有物貫焉曰綱惡馬者以索綱而縶之使不得奔逐蹄齧也此先王養馬之政布在方冊後之人主果能行之則馬生日蕃而軍國之用無窮矣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阜

皁一趣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八趣馬一馭夫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凢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

臣若水通曰此亦周禮夏官之馬政也校人掌蕃育之官也種馬者上善似母者也物猶色也毛色之不同也六馬者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

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也師圉趣馬馭夫僕
夫皆掌馬之官吏也良馬者即五路之馬也
乘馬四馬也四馬故四圉而一師也由師而
上以至左右校則良馬一種爲匹四百三十
二五種凡二千一百六十七匹也駑馬三之
則爲匹千二百九十六五良一駑凡三千四
百五十六匹而王馬大備矣麗也者耦也八
皆當作六駑馬師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十
二匹矣夫然後三之其無僕夫者不駕於五
路早之也閑猶闌也十二閑者六廐成校校
有左右也六閑者齊馬道馬田馬爲三閑而

駑馬三之也四閑者良馬一駑馬三也四種

二種何也四種無種與戎二種田與駑也特

居四之一者爲牝三也欲其生之衆也馬祖

天駟也執駒者春通淫之時駒弱恐乘匹傷

之也先牧始養馬者也攻特者爲其蹄齧不

可乘用也馬社始乘馬者也馬歩神之爲馬

災害者也講馭夫者簡練習熟馭馬之人也

○左傳莊公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廐書不時也凡

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臣若水通曰不時者非作廐之時也凡馬凡

養馬之法也日中者春分秋分也春分則芻

繁而馬牧于野秋分則水寒而馬還於廐也
書新者則前此未有也書新于春非其時也
非其時而馬方出而徒以妨農非所以爲馬
政矣夫馬出入於日中何也所以順天之道
因地之宜而盡物之性也延廐之作其意則
異乎是矣詩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衛文公
之所以復國也夫以忘親釋怨如莊公者又
烏足以語此哉
○漢文帝初年廐馬止有百餘匹下取給於邊郡
班氏居塞則致馬數千群橋桃居塞則致馬千
匹是時內郡之盛則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

成群乘牸牝者擯不聚會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邊其良者以給乘輿

臣若水通曰動植之物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而人則參贊裁成焉漢文之時馬不過百餘匹及班氏橋桃馬政一脩遂至阡陌成群夫天地之生養如故也其所以盛衰相遠者則由人爾矣司馬政者當求得如班氏橋桃者任之可也

○漢景帝時造苑馬以廣用四年御史大夫鄧綰奏禁馬高九尺五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時大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西北邊以郎爲

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萬匹

臣若水通曰牧馬之政在嚴法禁明分數而已法禁嚴則馬無妄用而得以盡其材分數明則人有定牧而得以專其責鄧綰所謂馬高九尺五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者其法禁之嚴乎其奴婢三萬人養馬三萬匹者其分數之明乎此所以人專其責馬盡其材而牧馬之所以蕃昌也歟

○漢武帝征伐四夷益盛養馬以西河上郡爲萬騎太守而馬政始掌於郡二千石矣蓄積廐馬有四十萬自遣衛霍之師追匈奴而馬大耗焉

晚年乃詔脩復馬令以補鈌使毋乏武備而已

臣若水通曰郡二千石掌馬政此其創始乎

畜馬之盛古未有也自此以還而馬大耗於

匈奴之遠追矣嗚呼畜之難而棄之甚易夫

武王歸馬放牛留有餘不盡之備於後也孰

謂武帝號爲雄村大畧之主而乃計不出此

耶輪臺之悔蓋亦晚矣語曰前車覆後車戒

伏惟

聖明察焉

○漢昭帝元鳳二年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又

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是時有馬者

閑居則免三人之筭有事則當三人之卒其制
優異比内郡之制也至於邉郡則縱民畜牧而
官不禁
臣若水通曰漢初内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
陌成群邉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至
昭帝之時申明舊制幷其所謂馬口錢者而
去之其意亦善矣昭帝能法祖以脩馬政之
善如此可以爲後世嗣君率由舊章之法矣
○漢靈帝光和四年春正月初置騄驥廐丞領受
郡國調馬豪右辜㩁馬一匹至二百萬
臣若水通曰馬政乃兵戎之重務國之命脉

繫焉不可不預爲之備也漢至靈帝國事已
去始置廐丞領受調馬豪右辜權又從而踊
騰其直雖有非子司其事亦末如之何矣有
天下者宜鑒戒之

○玄宗開元十三年十一月以王毛仲爲開府儀
同三司初隋末國馬皆爲盜賊及戎狄所掠唐
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
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
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爲八坊四十八監各置
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絹易一馬垂拱以後
潛耗大半玄宗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

王毛仲爲内外閑廐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
四十三萬匹上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别
群望之如雲錦加千計官

臣若水通曰唐承周隋亂離之後四方征伐
之餘馬政之廢也久矣鳩括殘騎但得赤岸
澤之牝牡三千爾及其徙之隴右掌之張萬
歲馬大蕃息有一絹一匹之盛迨至玄宗掌
之以王毛仲馬復大蓄有望如雲錦之美是
蓋唐都關中其地宜馬而又監牧之得其人
芻牧之有其法是何患乎馬之不盛也後之
脩馬政者當取法於是焉

○開元十五年聽突厥於西受降城爲互市每歲齎縑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以助軍旅且爲監牧之種由是國馬益壯焉

臣若水通曰馬莫壯於西北以其風氣剛勁而牧地茂碩也唐群牧之馬無[illegible]而又市戎馬以爲之種此唐之馬政所以駕秦漢而獨盛也故謂開元天寶時海内富實此非其驗歟

○唐德宗建中元年市關輔馬三萬實内廐貞元三年吐蕃羌渾犯塞詔禁大馬出潼蒲武關者元和十年伐蔡命中使以絹一萬市馬河曲其

始置四十八監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圓廣千里繇京度隴置八坊爲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廐旋以給貧民及軍吏間及佛寺道館幾千頃十一年廐使張茂宗舉故事盡收岐陽坊地失業者甚衆十三年以蔡州牧地爲龍陂監十四年置臨漢監於襄州牧馬三千二百費田四百頃

臣若水通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土地所以養民也戎馬所以衛民也二者並行而不以相害可也故牧地與農畝各有界限牧地必不可耕可耕者必不雜以爲牧地則二者有相

濟而無相妨矣若德宗之初牧地有定民田有界固無不善矣及張茂宗之爲廐使牧馬三千二百貫田四百頃則是以其所衛民者而害養民者矣此司其事者所當致謹焉

○宋太祖以五代時監牧多廢官失其守國馬不蕃息時但有左右飛龍院帝始置養馬之務歲遣中使諸邊州市馬自是閑廐始充矣

臣若水通曰五代監牧廢弛而馬不蕃息宋祖市馬脩政而閑廐始充是故事之廢興皆由乎人匪由乎天也然則脩舉廢墜在君臣之責爾

○宋太宗旣平太原遂觀兵范陽得汾晉燕薊之
馬凡四萬二千餘匹國馬增多乃詔於景陽門
外新作四廐名曰天駟監左右各二以左右飛
龍使爲左右天廐使閑廐使爲崇儀使内廐馬
旣充牣始分置諸州牧養雍熙初禁邉臣於邉
外市蕃馬勿得虧其直改太廐院爲騏驥院天
駟監爲天廐坊自河北洛陽至許州鎭監凡十
八監又詔北虜未平方資戰騎分遣使臣收買
京城諸道私家所産之馬

臣若水通曰宋初廐馬之盛由太宗馬政之
脩舉有以致之者矣至於市蕃馬虧直之禁

則又所以明中國之信義而致外蕃之名馬
其利又不可勝言矣
○宋太宗通利軍上十牧草地圖帝慮畜牧之地
多侵民田乃遣中使檢視畫其疆界又從內侍
趙守倫之請於諸州牧龍坊畜牝馬萬五千匹
逐水草放牧不費芻秣所生駒可資軍用自是
諸牧馬頗蕃息
臣若水通曰軍之所資馬爲用以衛民者也
使牧馬用侵民田反有以害之矣可乎太宗
遣使而檢視之則軍民農牧之分明而二者
並濟矣否則疆界不立牧地日廣民田日削

而斯民亦耗甚矣馬雖蕃將焉衛哉太宗之見後世莫及若夫不遣司馬之官而遣中使使弊生其間則亦終必害而已矣

○宋真宗咸平三年群牧司總内外馬政其後歲遣判官一人巡行諸監取孳生駒二歲已上者點印之左右騏驥院六坊監止留馬二千餘匹餘皆三月出就牧放秋冬而入其御馬準備用者在京師

臣若水通曰馬之生也日蕃而人之僞也日滋真宗取其駒而點印之防隱匿也夫隱匿之弊也久矣惟智者爲能防其未然而弊可

已也然則宋真宗可謂智哉然我
國家則旣行之矣事久法玩在戒飭之而已耳伏
惟
聖明留神焉
○宋仁宗時舊制以群牧司總天下馬政其屬有
左右騏驥院分領左右天駟監左右天廐坊其
畜病馬有收養上下監收兵校長有提舉指揮
使副使諸監之外者知州通判兼領之各據[illegible]
地列棚並課士卒春夏出牧秋冬入廐孶息有
賞耗亡有罰其爲條教甚備丁度爲群牧使上
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天下無

事遂廢八監陝西河東歲市馬一萬二百尤能
補京畿塞下之闕自用兵數年所市馬比常歲
特三之一請下令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
爲兵處有能蓄一戰馬者與免二丁仍不升戶
等以備緩急如此則國馬蕃矣

臣若水通曰宋制掌馬之官甚備而牧馬之
政甚詳丁度請爲蓄馬免丁之令脩數年市
馬之缺亦良策也馬之蕃盛固其宜矣由是
而觀馬之盛衰係法之脩否司是政者不可
不因時以補其弊也

○宋英宗時唐介知太原請於交城縣置馬監詔

比部員外郎崔台符相視得汾州故牧地三千餘頃其千二百餘頃民以租佃者令入租以給寒月芻豆已從介請置監自沙苑發牝馬五百匹徃交城帝謂文彥博曰馬政之盡善繇群牧判官國冀其蕃息以給騎兵遂以台符權群牧判尋詔台符及劉航刪脩群牧司敕令

臣若水通曰兵之有馬猶身之有足也身非足則無以行兵非馬則無以進知身之不可以無足則知兵之不可以無馬矣唐介之請英宗之言其亦有見於此也乎是故人君之脩馬政非以外觀也所以備用也其可不盡

心乎

○宋神宗即位留意於馬政於是樞密使邵亢請以牧馬餘田脩稼政以資牧馬之利而群牧司言馬監草地四萬餘頃今以五萬爲率一馬占地五十畝大名廣平四監餘田無幾宜且仍舊而原武單鎭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等監餘田萬七千頃可賦民以芻粟從之又詔河南北分置監牧使以劉航崔台符爲之又置都監各一員其在河南者爲孳生監凡外諸監並分屬兩使諸監官吏若牧田縣令佐並委監牧使舉劾專隸樞密院不隸於群牧制置

臣若水通曰周禮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
役圉師皆屬於大司馬若夫樞密所掌者調
度機務大事而以下侵群牧之職不亦謬乎
蓋牧所以放馬者也放之即所以養之爾惟
其養之也專則生息多而壯健緩急之用有
備矣此神宗即位之初拳拳於馬政其亦知
國之所賴者兵而兵之所賴者馬歟後之爲
人君欲詰爾戎兵者取法焉可也

○宋高宗謂輔臣呂頤浩曰若復孳生馬當就水
草地是日條畫於饒州四望山等處以爲牧地
郡守帶提領選差使臣五員專管牧養事

臣若水通曰高宗謂兵以馬政爲先可謂知
守備之要矣然牧之在有其地掌之在得其
人有其地而又有其人矣任專其任知斯三
者則唐之雲錦成群之效豈不可見哉爲人
君脩馬政者宜知此三要焉否則徒文具爾

○國朝洪武三十年乙巳曹國公李景隆還自西
蕃先是命景隆齎金符往西番以茶易馬凡用
茶五十餘萬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一十八匹
至是還命分給京衛騎士操養

臣若水通曰周禮夏官卿掌兵而以司馬名
之是兵戎之用在於馬古先王未嘗不以此

爲重也欲脩馬政必聖人在上盡人之性而
有以盡物之性又必得同心一德之臣以分
職於下則芻牧有道而生育蕃息矣我
皇祖拳拳留意於馬政兼用前代之善在內地則
散於民即宋戶馬之令也在邊地則牧於官
即唐監牧之制也至於川陝又有茶馬之設
豈非宋之市於羌者乎令臣賫符以茶易馬
於西蕃歸則分給京衛騎士操養可謂得之
不費而處之有方矣夫戎人得茶不能爲我
害中國得馬足以爲我利其潛移默奪之機
則密矣但承平日久法玩弊生詰爾戎亦

聖學中之一事也伏惟

聖明體

皇祖立法之心爲國家先事之圖幸甚

○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于滁州其後定都于北

又設太僕寺于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

于南其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于北

其後又用言者每府州若縣添設佐貳官一員

專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寺於山西陝西遼東

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

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焉內地則民牧以給

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於四

川陝西立茶馬五司以茶易蕃戎之馬亦用以
爲邊備

臣若水通曰此我
朝國馬之制也夫戎之所急莫急於馬故我
朝於戎馬之政尤甚詳焉其地屬有南北各以其
便以茶易馬又有其法自內及外周悉詳備
此馬之用所以無乏絶也然今之蕃育生息
不知能如
國初之盛者乎其所司之官不知能如前之得人
乎脩廢振弊惟在
聖明之一心爾

聖學格物通卷之八十四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八十五

漕運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爲奉地鏹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遂調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将繇使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将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将起海上而来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苦甚多也

臣若水通曰此漢賈誼上文帝之疏也長安即關中也夫關中漢之所都也漢都關中則固資淮南以爲奉地矣然自淮至關中数千里甚遠地之輸将類皆費数十錢始能致一錢之賦其間或有越諸侯之境而調均發徵者是以所費者多而致者少至無謂也夫古天子諸侯地不過千里百里都其中土四面輸将其道里天子止五百里諸侯止五十里爾至秦併天下都關中去海有數千里之遠其輸将由邉海而至都又数十錢之費乃致一錢矣然則人君不可不以節財用爲先務

也臣故揭之以爲後世規焉

○漢武帝元光六年春大司農鄭當時言穿渭爲渠下至河漕關東粟徑易又可以漑渠下民田萬餘頃春詔發卒數萬人穿渠如當時策三歲而通人以爲便

臣若水通曰鄭當時穿渠之利有二焉一則可以通漕粟一則可以利漑田暫勞而永逸論者至今稱之蓋由當時講求水利毋邀近功無惜小費毅然任之而不疑然非武帝之明决未必不沮之於群議廢之於慮始也然則啓之者當時之功用之者武帝之明是宜

並書之

○漢明帝永平十三年夏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

臣若水通曰軍國之儲屯種爲上漕運次之飛輓爲下海運則不得已而用之也蓋費力漸多則漸爲下策爾史稱明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脩至是遣王景發卒脩汴渠隄十餘里隄既成則河東北入海而汴東南入泗充豫之民得以安居而運道通矣明帝之爲國計也不亦善哉

○漢後主建興十二年二月丞相諸葛亮勸農

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
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臣若水通曰蜀地岀褒斜不通舟楫轉運甚
艱故亮爲木牛流馬之法今其制不可考而
蜀道崎嶇飛輓咸集要非尋常智謀所可辦
者非振古之奇才其孰能神其術如是哉
○晉惠帝永寧元年四月成都王穎表稱大司馬
前在陽翟與賊相持旣久百姓困敝乞運河北
邸閣米十五萬斛以振陽翟饑民
臣若水通曰國之儲積爲軍國計也穎表運
河北邸閣之粟十五萬斛以振陽翟饑民者何

哉盖軍國之所以存亡勝敗以其有民也故
曰民爲重社稷次之君爲輕而況軍國之需
乎頴之計可謂有深長之慮矣後之人君爲
瓊林大盈之積或乃多聚内帑以爲私財而
不恤民饑者亦何心哉

○晋恵帝永興元年正月羅尚遣別駕李興詣鎮
南將軍劉弘求粮弘綱紀以運道阻遠且荆州
自空乏欲以零陵米五千斛與尚弘曰天下一
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
三萬斛給之又遣治中何松領兵屯巴東爲尚
後繼時流民在荆州者十餘萬戸覊旅貧乏

為節欵弘大給其田及種粮

臣若水通曰綱紀弘之幕官也夫天下如人之一身四肢百骸氣相通貫則爲康強否則病且死矣世之爲人臣者多以分職自私不相應如痿痺之人血氣不貫其不悞人國家者鮮矣荆州巴涪相爲唇齒巴涪軍之固荆州之憂也劉弘不以分職自私慷慨許尚以漕米三萬可謂公以存心忠於所事矣噫賢矣哉

○唐都關中歲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不過二十萬石

臣若水通曰李唐創業之初漕運不若繼世之多而主國計者未嘗以財屈告何也用之有節也是故天之生財有限人之運力有窮不可不節也使用之無節焉則雖罄民之貲竭民之膏而其用亦有所不足矣故運事無善節用其善為人君者其可不究心哉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上將征高麗敕閻立德等詣洪饒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載軍粮以韋挺為饋運使又命蕭銳運河南諸州粮入海

臣若水通曰太宗親征遼東預為足食之計命官造船置使督運可謂輕民命而暴民財

矣夫以中國之命之財而事帝王所不治之
夷狄譬猶竭心腹氣血而求益於指爪皮毛
不可得也其不亡亦幸矣臣特書以爲人君
遠運虛內事外者之戒焉
○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關中久雨穀貴上將幸
東都裴耀卿謀之曰臣聞貞觀永徽之際歲漕
關中一二十萬石足以周贍今若使司農租米
悉輸東都自都轉漕以實關中則關中有數年
之儲而水旱無憂矣且吳人不習河漕請於河
口置倉使吳船輸米而去官自顧載分入河洛
或開山路車運而過則無留滯矣上深然其言

臣若水通曰耀卿此謀節級轉運不滯於遠
船不疲於遠輦雖用民力不知其勞誠爲轉
運之良法也開元之盛君子彙進雖轉運
之司而其建明有如此者其可嘉也夫

○開元二十二年裴耀卿爲江淮河南轉運使於
河口置輸場於輸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栢崖倉
三門東置集津倉西倉塩倉又令江淮舟運悉
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
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僦車錢
三十萬緡

臣若水通曰耀卿轉運之計善矣省僦車錢

三十萬而官不告乏凡三四遞運而民不告勞其獲效多而所費少自漢以来莫之過也開元天寶間海內富實而京師之府庫益充非斯人之功也哉

○天寶元年正月陜州刺史李齊物穿三門運渠

臣若水通曰齊物鑿砥柱爲門以通漕開其山巔以爲輓路自以爲計得矣至於棄石激水舟不得入乃候水漲而以人輓之曠日久而用力多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卒之貶官官以蔽主其人烏足齒哉臣故書之以爲後戒

〇天寶二年江淮租庸等使韋堅引滻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爲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瀆發人丘壟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

臣若水通曰堅之計非欲便於國益於民將以飾觀視之美而逢君之欲也玄宗見其運檣數里珍貨滿目則侈然自足矣而復恤其民怨而國危乎天寶去開元無幾而轉運之弊如此乘輿播遷豈徒歸諸天哉噫可以爲世鑒矣

〇唐肅宗乾元二年諸軍屯戍日久財竭糧盡段秀實獨運芻粟以奉鎮西行營相繼於道

臣若水通曰兵以食強也食足則兵足而民
信之斯無往不利矣食盡則兵憊士心必貳
其果能信乎秀實獨運芻粮以給行營其
知當務之急者歟

○唐代宗廣德二年三月劉晏爲轉運使以江
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運船教漕卒
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舡達渭口渭口
達太倉其間縁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
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升斗沉覆者

臣若水通曰劉晏轉運之法世稱理財之
善也蓋由躬執籌筭自昕逮晦雖休澣不

貴之、其專精於此也久矣而又取濟於塩利宜其事之易辦而成其功也雖然大學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晏亦專利之臣爾未聞以仁義之利事其君者故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然則晏亦非國家之大利也

○唐德宗貞元二年四月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粮吾罪人也帝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石至陝李泌即奏之帝喜遽謂左右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爲樂又遣

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飢饉
兵民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為
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五之一數月人膚色乃
如故矣

臣若水通曰經曰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
長守富也德宗以聚斂為良臣以掊克為長
策而不節無度既已久失人心而肇禍亂矣
播遷之餘乃至倉廩匱竭上下之食是不守
其富矣韓滉運米至陝而帝有得生之喜軍
有萬歲之呼然則非粮運則有寃怨生變即
有不得生之禍矣轉運之利於國家豈小也

哉昔者公劉好貨詩曰乃積乃倉乃裹餱
糧于槖于囊思戢用光帝之好與公劉同而
其效相反者蓋天理人欲之不同情爾人君
可不以德宗爲戒而以公劉爲法哉
○唐陸贄上疏告德宗曰陛下誠能聽臣愚計
不受沮傷旬日之間收貯總畢轉運常行之
務既無失於舊規太倉歲入之儲亦不闕其恒
数圖慮至熟更無所妨謹具揚搉上陳惟陛下
留意省察舊制以關中王者所都萬方輻輳人
殷地狹不足相資加以六師糗粮百官祿廩郊
畿之稅給用不充所以控引東方歲運租米冒

淮湖風浪之弊泝河渭湍險之艱所費至多所
濟蓋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
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
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
則曰每至秋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
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
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甚於事
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制國
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
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
嗇用貨泉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烝黎蕃息

力役靡施然後可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
費適資貧人二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中
權而國用有制矣開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
力阜殷祿食所須給用亦廣所以不計靡耗勵
贍軍儲至使流俗過言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
之說然且散有餘而備所乏雖費何害焉斯所
謂操羨財以廣漕運者也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
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
水運務省腳錢至使郊畿之間烟火殆絕都市
之內餓殍相望斯所謂規近利而不防遠患者
也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

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循困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於常時米貴加倍貯廢匱乏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糴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糴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舡脚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爲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糴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

而從其一餧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陜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赴渭橋輸納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蟲旱闕輔荐饑當崔浩作相之初懲元琇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比之中途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其停滯舟舡江淮新米至倉還復留納塡數

輪環貯運頗亦協宜不必每歲加般以增不及
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曾不詳究源由邇來七年
積数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
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廪充盈
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耗
損增甚縱絶江淮轉輸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
間既猶未盡況江淮轉輸舡次不停但恐過多
不慮有闕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登京尹及
諸縣令頻以此事爲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
廣和糴以救農人臣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
至百餘萬石又令糧定所糴估價通計諸縣

貴賤并顧船車般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七十以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数足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脩倘遇災凶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久必生弊經畧之念始慮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隳永制不貴功於當代不流患於他時慮遠防微是其均濟臣今所獻庶近於斯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存轉運之務以備時要其於詳審必免貽憂

臣若水通曰陸贄論轉運一事變通盡利害爲詳悉視此處歲穀之豐歉餘乏以爲彼處轉運之盈縮多寡達時宜而不溺於見聞防遠患而不狃于近利贄可謂通達國體者矣後之人君講運事者宜采擇焉

○宋定都於汴漕運之法分爲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荊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閔河蔡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歷曹濟及鄆入五丈渠至京師四河惟汴最重

臣若水通曰汴梁四衝八達之地也宋建都

於此故其運道所至凡四路盡因其勢而爲之也若漢漕仰於山東唐漕仰於江淮則異於是矣是故法無古今便民者爲良法也

○元史食貨志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於江南自伯顏獻海運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爲春夏二運盡至於京師者歲多至三百萬餘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豈非一代良法歟

臣若水通曰虞集云至元十二年既平宋始運江南糧以河運弗便至元二十九年用伯顏言初通海道漕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運

糧萬戶府三以南人朱清張瑄羅壁爲之初
歲運四萬餘石後累增及三百餘萬石春夏
分二運至舟行風迅有時自浙西不旬日而
達於京師内外官府大小吏士至于細民無
不仰給于此 臣愚亦以此爲一代之良法也
夫所謂法之良者豈直以爲足國之用而已
乎蓋其法有三利焉夫漕河係於地者也舟
航係於人者也海運係於天者也係於地者
車任於人[illegible]
地或得以阻之係於人者人亦得以玩之係
於天者惟能順天之時地阻人力不得而與
焉是故有順天之利一也無漕河之阻二也

免輓舟之勞三也此所以為良法也雖然今之漕河疏濬地利已非元之比矣督運嚴密人事已非元之比矣此其萬世之經也若夫海運之法費力甚少而致粟甚多其說亦不可廢必不得已而用之其亦權一時之變乎

○程顥曰餽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餽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餽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

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乏食以此較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用者知此爾

臣若水通曰程顥謂一夫可饋一兵七日而計三夫助一兵蓋有見乎運餉之難至精密矣是故古者慎於用兵非獨不忍驅無罪之民而置之鋒鏑之下也亦以饋運之難爾蓋用兵所以利民也至於疲其力傷其財則是以其所利之者反害之矣故古之用兵須精而少靜而制動盖爲省饋餉之費爾

○張栻云壯邊方用兵總財賦者議調西州民轉

餉張梲謂有三不可西州賦重於三路不待調夫民力已疲矣自蜀至利役夫徒手走千里始得負糧而行又千里乃至西和古人以爲千里饋糧士有饑色今且倍矣獨柰何且剏利調夫一人之費爲錢八萬西州道遠費必倍以一夫十六萬錢計之直米五十石致六斗之粟利害又相絶矣卒寢其議

臣若水通曰轉餉之役病民以二千里之遠而轉餉又病民之至也張梲三不可之說深見其病可謂能知時務者矣若以爲不達時務而泥於守常者豈知梲者哉後之爲國計

者當如悅之深稽其弊然後可以謂之求圖

也

○楊時陳時政之弊有曰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

臣若水通曰轉輸之事用民力則病民者也地愈遠則爲病愈甚宋運江淮以南之米去燕雲甚遠矣時言退守以省民勞募邊民以爲弓弩手可謂知兵食之至計者矣

○楊時上淵聖皇帝書其畧曰祖宗設制置發運司蓋得劉晏之遺意朝廷捐數百萬緡與爲

運之使總六路之計通融移用以給中都之費六路豐凶更有不常一路豐稔則增糴以充漕計饑凶去處則罷糴使輸折斛錢而已故上下俱寬而中都不乏最爲良法自胡師文以糴本爲羨餘以獻而制置發運司拱手無可爲者此直達之議所從起也今復轉般而糴本乃取之諸路昔者諸路每歲一路所得鹽課無慮數十萬緡自鈔法行鹽課悉歸榷貨務諸路一無所得漕計日已不給今又斂取之非出於漕臣之家亦取諸民而已

臣若水通曰運餉之法莫善於轉般莫不善

於直達是時雖復轉般之名而直達之實猶
在諸路漕米至真揚楚泗未嘗入廒徒爲取
支文具而已夫塩法與轉般相因以爲利也
久矣自直達行而塩法隨變所謂相因爲利
者咸失之矣今復轉般之名而無轉般之實
豈非徒然哉此楊時之論所以有感於時弊
而爲後世變法者之戒矣

○國朝洪武二十六年八月
上命崇山侯李新往溧水縣督視有司開臙脂河
上諭之曰两浙賦稅漕運京師歲實浩繁一自浙
河至丹陽捨舟登陸轉輸甚勞一自大江泝

流而上風濤之險覆溺者多朕甚憫之今欲自
畿甸疏鑿河流以通於浙俾運輸者不勞商旅
獲便故特命爾往督其事爾其臨事惟勤役
民勿暴靳頓首受命而行暨河成人皆便之
臣若水通曰食者軍民之大命而漕運又
朝廷之大命也
聖祖命李新往督開臙脂河且諭之以轉輸之浩
繁與夫輸輓覆溺之勞苦遂欲河流大通往
來獲便所以利國計而寬民力者至矣然是
特運於南都者爾
今日都北自揚淮至於會通而達京師其道路之

遥洪閘之險浩繁勞苦又不可勝言者矣

聖明宜體

皇祖之心以備國而恤民使其所養者皆有功於

國有益於民之人不徒費可也不然何以苦

我有用之民而養彼無用之人為彼無益之

事哉誠使授一官興一役費一物必以此為

念而痛為之撙節焉國用其有不給民生其

有不安者乎伏惟

聖明留意焉

○洪武三十年海內運粮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

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

河通利始罷海運

臣若水通曰此我

國朝罷海運之始也夫轉運粮米取以資京師而已今之漕運盡善而盡美也至於海運一切罷之臣竊以爲非所以備意外之虞而示人以不可窮之計也故漕運以爲萬世之經海運所以備一時之變二者並存斯得之矣然欲舉海運必屬之近海之藩司庶乎知海港之勢而爲操舟趨避之方則萬全無失可使一費而收百利矣

○諸司職掌凡有軍馬去處所需錢粮等項本

部必先查考其處蓄積有餘其處歲用不給
[illegible]量其水陸路程地里遠近難易計其夫多寡
明白具奏差官於粮多去處撥運缺粮衛分
支用

臣若水通曰轉運之法國家大計其在歷代
行之其法不同然大要不過隨其地之豐歉
量其里之遠近難易而權宜之而已矣此不
易之法也我
朝著爲法令提其大綱挈其要領可謂至約而備
矣

○永樂四年六月廣東布政司奏每歲海外番

入貢方物水路以舟楫運載惟南雄至南安常
楫不通自今請用民力接運
太宗曰爲君務養民今番貢無定期而農少暇日
假令自春至秋番舶入貢不絶皆役民接運豈
不防其農事自今番舶入貢如值農時其方物
並於南雄收貯俟十一月農隙却令運赴南安
著爲令復顧侍臣曰民不失其養雖勞之鮮怨
民失所養雖休之不德
臣若水通曰古之王者不以邊遠窮人之力
故禹貢之制止於甸服千里之內猶曰百里
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四百里粟

五百里来因其地之遠近爲之輕重而於侯
綏要荒之外則無賦也晁錯曰人情莫不欲
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蓋以爲民也觀我
太宗之言誠有以合古帝王之意繼世以有天下
　盍以
太宗爲法乎

聖學格物通卷之八十五終

[illegible]

聖學格物通卷之八十六

勸課

○易繫辭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諸益

臣若水通曰此是聖人制耒耜之器有益卦之象也作者肇於神農而創制之也斲謂削而銳之起土者耜也揉謂柔而曲之運耜者耒也益之上巽二陽象耒之自地上而入下震一陽象耜之在地下而動也耒耜興而天下皆知耕矣民無遺力而遊食禁矣地無遺利而閒曠治矣取諸易卦之益者盖天下之

益莫大於農五穀熟而民人育衣食足而禮
義生皆農之功也周之有天下皆起於后稷
之農畝故國家以農爲本爲人君者可不知
所先務乎

○書虞書大禹謨禹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
以九歌俾勿壞

臣若水通曰大禹陳養民之政此則勸懲以
保其治也戒諭也休美也董督責也大禹言
令六府三事九功惟叙九叙惟歌矣然人情
恒勤於始怠於終則已成之功能保其不廢
乎故勤於是者則戒諭而休美之其怠於是

者則督責而懲戒之戒之董之雖以激勵其憂勤之心而不能使之優游厭飫自趨事赴功而不已也故復即其前日歌味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也夫農桑者小民衣食之源人君足國之要此大禹所以拳拳於課功之政也爲治者宜以爲先務焉凖世去古未遠故文景之君頻下勸農詔且設力田之科雖未講於大禹戒董勸歌之政然亦庶幾先王之遺意矣仰惟

聖明勵精圖治欲復三代之隆幸于玆而留意焉
○詩鄘風定之方中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
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臣若水通曰此衛人美文公之詩而述其勸
課之事也靈善零落也倌人主駕者也星
見星也說舍止也秉操塞實淵深也馬七
尺以上為騋言善雨既落之時東作方興則
命駕車之人戴星早駕其車而舍止于桑田
之間以勸勞農作之人秉持其心實而且深
而騋馬之牝有三千之富矣夫富國之道在
豊民財在勤勸課故巡行阡陌勸課農桑

王政之一事也文公以勸農桑而致富庶
有騋牝之盛成興復之功而稱衛之賢君豈
哉嗚呼文公秉心塞淵勤於政事特有所感
激懲創於破滅之餘猶能有為如此況人主
實有勤政之心而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其效
富庶興大業於天下又當何如哉

○小雅甫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
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
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臣若水通曰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
事而此則言其省耕勸農之事也曾重也

曾孫主祭者之稱饁餉也攘取也旨美也易
治也長竟也有多也敏疾也夫國本於食食
本於農然人情好逸使上之人不知所以勸
課而鼓舞之則亦無以使之盡力於耕耘也
故曾孫當黍稷薿薿之餘以省耘而来止
適見農夫之婦子来餉耘者於南畝之中
其時田畯亦至而喜之乃取左右之饋而嘗
其旨否其上下相親如此又見其禾之易治
實穎實栗竟畝如一是知其他皆然終當善
而且多是以曾孫不怒其情而農夫益以樂
於趨事赴功而爲之益疾矣又何食有不足

者哉噫下之興起由於上之感動如此則夫
課之典上之人信有不可不舉者矣

○禮記月令曰命野虞田原爲天子勞農
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
于都

臣若水通曰此孟夏之令也野虞虞人之掌
田野者高平曰原郊外謂之鄙休于都則遊
手不務田矣言孟夏之月則命野虞代天子
勞農夫耕作之勞以勸之不可失此耒耘之
時又命司徒之官循行縣之都鄙使民勉於
耕作禁之不得游手好閒以休逸於都邑也

夫古之王者所以重民食也故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夫食者民之命農者食之本故天子及農祥之月恐民之怠且荒也則野虞有命司徒有戒所以勸課而督責之者盡矣雖然天子所以立民之食者是其所以自立也後世以田舍翁嗤其昔之人者宜其不足以享國哉

○月令曰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

夫皆御命曰勞酒

臣若水通曰此孟春之令也元日祈穀者郊祭天配以后稷因祈穀也元辰者郊後吉日也參者參乘之人也介者衣甲也參保介謂勇士爲車右而衣甲者也御也者御車之人也天子在左御者居中車右在右而爲參也帝籍籍田千畝也勞酒者勞其耕之勤勞也夫躬耕帝籍者何也民之所生者命也命之所依者食也食之所依者土穀也故天子耕籍上以祭神明下以重民命也是故天下無不耕之人所以示勸課之典也

○月令曰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隋

臣若水通曰此季春之令也東鄉迎時氣也躬桑親自采桑也禁毋觀不得為容觀之飾也省婦使減省其箴線之事也登成也分繭分布衆婦之繅者也效功校其功之上下也后妃躬桑勸蠶者何也所以重本也故天下無不蠶之婦也所以示勸課之典也以供祭服何也所以致誠敬也

○月令曰乃命有司趨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

乃勸農種麥毋或失時其或失時行罪無疑

臣若水通曰此仲秋之令也趨收斂者先有收斂之政此又促之也務蓄菜者以助穀之不足也多積聚者凡可以備歲者皆聚之也勸種麥者所以續舊穀及新穀之際者尤利於民也罪無疑所以重惰民之罰以重麥也廣養民之利也

○月令曰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臣若水通曰此季冬之令也五種者五穀之種也耦二人相偶也田器鎡基之類也夫季

冬而備農事者何也乘陽動也陽事之始
也将以為来春播種之計也

○周禮地官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
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
其賦

臣若水通曰不毛者謂不種桑麻者也布帛
也三夫爲屋民無職事者謂遊惰也宅不種
桑麻者則有罰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所
以勸織也田不耕者則有罰使出三家之粟
所以勸耕也以至遊惰之民則皆無不毛無
職事二者之惰矣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

力後之征又所以勸勤業者也夫王者之民宜其鼓舞而不倦而顧有不盡然者此所以厪先王之慮而昭示其罰也尤必取之以時焉者恐其有以病民惟如是庶幾下無所困而上無所匱其視後世頭會箕斂并取一時以厲民者大不侔矣

○國語周語虢文公曰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

臣若水通曰優饒也裕緩也先王之政務農為重而講武為輕故四時農居四之三武居

四之一則其勸農之義可見矣是故足食足兵而民信兵農合一故征守有備是故神明協和而外侮不至也

○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曰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

臣若水通曰社春分祭社也事農桑之屬也冬祭曰烝烝而獻五穀布帛之功也績功也辟罪也古之人君勞民勸相與時偕行故賦事於社獻功於烝皆各以其時也否則縱淫心舍力本何以阜成財用以享安富尊榮

之福也爲人君者不可不修先王勸農之法焉

○漢宣帝地節四年以龔遂爲水衡都尉初遂爲渤海太守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母雞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郡中皆有畜積吏民富實徵爲都尉

臣若水通曰生財有大道務本以開其源儉用以節其流而已渤海富實有由然哉

○建武十五年十一月拜張堪漁陽太守堪事

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臣若水通曰農耕者民食之本張堪守漁陽勸民耕稼百姓殷富至有德政之歌此教民務本之明效也有民社者可不法乎

○章帝建初元年詔二千石勉勸農桑罪非殊死須秋案驗有司明愼選舉順時令理冤獄

臣若水通曰章帝建初之詔其要有三曰勸農桑曰明選舉曰理冤獄然三者必以農桑爲首令則其重農務本之意可見矣

後之君天下者宜視以爲法焉
○漢章帝時秦彭爲山陽太守興起稻田數千
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爲三品各
立文簿藏之郡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彭
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利詔以其所立條式
頒下州郡
臣若水通曰王道莫先於養民養民莫先於
仁政後世農桑法廢民既失養而征歛無經
貪暴之吏因緣爲奸邦本日蹙有自來矣秦
彭爲郡乃能開稻田以養貧民立法制以繩
姦吏不私於一郡而又推之以與天下同其

利焉蓋廣幾仁政保民之公矣獨非百世循
吏之法歟
○北魏孝文帝時元淑爲河東太守河東俗多商
賈罕事農桑人有年三十不識耒耜者淑下車
勸課躬往教示二年間家給人足爲之謠曰秦
州河東杼軸代舂元公至止田疇始理
臣若水通曰先王制四民之序農次於士而
先於商賈所以重農也夫國之貧富興衰
視其本末分數而已務本者多雖欲無富不
可得也逐末者多雖欲無貧不可得也民富
而知禮義雖欲無治不可得同也民貧而棄廉

耻雖欲無亂不可得也是以先王之世必重農事孟子嘗曰民事不可緩也是故農事舉而百姓可以足食矣元淑化商賈之民而歸之農畝變逐末之俗而使之務本盖其下車之始勸課教藝一二年間遂有田疇始理之誈誠可以爲守令之法矣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正月魏太子晃課民稼穡使無牛者借人牛以耕種而爲之芸田以償之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芸七畝大略以是爲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者於是墾田大增

臣若水通曰勸課農桑為政之務也晃立勸課之法令貧者以芸工易牛力標姓名以稽勤惰禁遊飲以專農功三事舉而農政修矣墾田大增宜哉

○齊武帝永明五年七月春夏大旱魏代地尤甚齊州刺史韓麒麟上表曰古先哲王儲積九稔逮於中代亦崇斯業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臣請凡珍異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勸課農桑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

臣若水通曰風俗奢侈由於不務本　侈也乾

麒麟請禁珍異定禮式革侈俗斥遊食所以

務農桑以崇積蓄以追復古先哲王之治可

謂知務矣

○唐玄宗開元十三年二月以御史中丞宇文融

兼戶部侍郎制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所在常

平倉本又委使司與州縣議作勸農社使貧

富相恤耕耘以時十四年上躬耕藉田且命有

司勸課農桑明年大熟民遂富安

臣若水通曰孔子云先之勞之故人君之欲

教民必躬先其勞而後可使從也明皇作勸

農社使貧富相恤耕耘以時使不躬耕藉田以為之先雖有勸課農桑之令而民未必從也其何以能臻富安之效也哉

○宋太祖建隆二年正月度民田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宋主謂侍臣曰度田盖欲勤恤下民而民敝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官詣諸州尋詔州縣課民種植長吏以春秋巡視著為令又置義倉官所收二稅每一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歉

臣若水通曰度民田周世宗行之宋太祖亦行之矣然而收效有不同者文具之與實政

畢也宋太祖之實政有三曰精擇人曰課種
植曰持巡視三者舉則虛偽者自無所容於
其間矣此勸課之要務爲人君之所當法焉
○國朝洪武二十年二月乙未躬耕藉田遣官享
先農禮成宴群臣于壇所
太祖曰耕藉田古禮也一以供粢盛二以勸農務
本也朕即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知勸盡
力於田畝以遂其生養非事虛文也今禮成與
爾群臣享胙于此非徒爲宴飲之樂正欲群臣
知重農之意
臣若水通曰周之興也自后稷以農爲務而

子孫世其業焉此實王業之根本也我
太祖奮起農畝以一華夏之統屢舉耤田之禮所
以勸農務本即后稷之藝農業文王之即
田功者矣
聖子神孫克遵遺烈則所以垂億萬年無疆之
休者不在玆乎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
命天下種桑棗謂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
飽即忘饑暖則忘寒不思為備一旦卒遇凶荒
則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
咸得飽暖比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田里

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
忘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
或遇凶歉可為衣食之助

臣若水通曰明主之於民也無所愛則無所
養凡可以加意於窮民者無所不至矣我
皇祖愛養萬民之心其文王惠鮮懷保之心乎既
勸民盡力於農畝以為衣食之本而又憂其
凶荒患難之不虞圖為預防之計諭民種
植桑棗以為衣食之助勸督之周如此所謂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之政矣
聖子神孫可不體

皇祖之心而思所以裕民於樂利之休也哉
○教民榜文曰農民有等懶惰不肯勤務農業以致衣食不給已嘗差人督併耕種今出號令止是各里老人勸督每村置鼓一面凡遇農種時月五更擂鼓衆人聞鼓下田老人點閘不下田者責決務要嚴督見丁着業毋容惰夫遊食若老人不肯督勸農人窮窘爲非各治其罪
○教民榜文今天下太平百姓除粮差之外無差遣各宜用心生理以足衣食如法栽種桑麻棗柿綿花每歲養蠶所得絲綿可供衣服棗柿

豐年可以責鈔儉年可當粮食里老常督違
者治罪

臣若水通曰書言養民之政勸之用休董之
用威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古者春省耕
秋省斂皆所以勸課乎民爲衣食計也盖人
情莫不欲逸幸而使之君之道也周公之告
成王見於詩有若七月見於書有若無逸欲
其知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依張栻以爲帝
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伏覩
國家教民榜此二節所諭樹藝之道勸課之政備
矣非易之說以使民書之董勸無逸詩之七

月之敎乎仰惟
聖明時舉而脩之俾勿壞焉則天下萬民之幸也

聖學格物通卷之八十六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八十七

禁奪時

○詩小雅十月之交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墻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臣若水通曰此詩皇父役民不以其時而致民怨之之詞也抑發語詞時農隙之時也作勤也卽就也卒盡也汙停水處萊草穢也戕害也夫三時務農一時服役固使民之常也然有仁心者尤必憫其勤勞不忍煩其役以疲民之力也今皇父不然故民之怨而作詩

言此皇父之後我民不自以其役使之非時
而胡爲動我以從而不就我之謀以恤其私
使我至於徹其墻屋而家居爲之廢毀荒其
農畝而卑者以汙高者以萊亦以忍矣然且
曰非我戕害于汝民也下供上役乃其禮則
然爾是誠何心哉蓋由其心之不仁故痛癢
不知休戚不關以致此也然則人君於使民
之際誠存不忍之心則必知農事之重而不
奪其時矣不奪其時則財阜民安而國家無
事矣否則一念不仁則土木煩興戰伐遊田
不息而勞民傷財以斂怨於天下亦何所不

至哉

○春秋隱公七年夏城中丘九年夏城郎

臣若水通曰隱公魯君名息姑中丘河内之邑魯邑也謂之城者完舊也此魯隱將爲宋而伐邾是以有中丘之城尋復爲鄭伐宋于是有郎邑之築也然則何以書譏不時也夫人君之道在愛其民故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其如君國子民之道何哉

○禮記王制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臣若水通曰此古者役民之制也人君之所
以尊爲其有民也欲得其民心當節其力也
役之以道斯民不怨勞而事集矣然恐役之
者且不恤其民力之弗堪也故又制爲三日
以限之三日之限又隨其年之豐者以爲等
若中年無年則惟一日二日而已爾古人之
於民節其力而不盡也如此秦不師古爲長
城阿房之役而不恤民之怨以至於亡天下
然則人君之庸役其民力者非徒以病民且
亦以自斃也可不戒哉

○月令曰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

大事以妨農之事

臣若水通曰此仲春之令也少舍者播種稍畢可暫息也闔者木門扇者竹門也寢廟者前曰廟後曰寢也大事大興作之事也仲春耕少舍者以養民力也脩門者以時風雨也脩寢廟以時祭也禁大事以重農也

○月令曰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摇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

臣若水通曰此季夏之令也土功板築之事舉大事者即興土工也合諸侯謂起兵也摇

養氣散長養之氣也發令而待謂未及後期先發民待之也神農主農事之神也夫季夏耕耘之時故戒工役戒興兵恐上散養氣下妨農主也

○論語子曰使民以時

臣若水通曰此聖人言治國之要也時農隙之候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必於此時之隙乃役之也臣謂此章孔子於上文既言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此又言人君若興土工動大衆而不以其時則妨農害稼民食不足是無愛民之實民貧怨

生雖有城郭之固無與守宮室之盛無與居
臺池之美不得以享其樂矣爲人君者尤所
當念而不可輕用民力也
○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
　臣若水通曰此孟子告梁惠王以王道之始
事也違失也時者耕作之時也不可勝食言
多也蓋謂凡興土功動大衆不失其春耕夏
耘秋收之時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所入無
窮用之不盡矣夫軍國需於五穀五穀成於
農時時也者其君民貧富之所關也奪其時
是自奪其食矣人君而自奪其食則將何以

守國乎是故民事不可緩也而況可以少違之乎盖食者民之天也民者君之天也民非食罔生君非民罔守然則爲人君者可不先於勸農以行養民之政哉

○左傳莊公二十九年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臣若水通曰龍見畢務者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也戒事者戒民以止土功之事也火見致用者謂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也水昏正而

哉者謂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時樹板幹而興
作也日至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也書
曰食哉惟時夫國以民爲本而民以食爲天
時也者民之所由以資食者也爲人君而違
農時則將何以養民而裕其國乎春秋書莊
公以冬城諸及防之役以時也時而書之又
以見不違民時者寡而民力之所當重也聖人
之意微矣
○襄公十七年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
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
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

罕聞之親執朴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
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
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
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臣若水通曰妨農收者謂奪收斂之時也親
執朴者親朴杖以董役也然平公之築甚臺速
之者皇國父緩之者子罕也謳者之言似矣
子罕始欲緩役終則督役者何邪此盖子罕
分謗弭禍之深意也然而重農務本之意則
可法矣

○昭公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

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
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
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
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
祁之功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

臣若水通曰石言者晉魏邑之榆地有石作
人言也然春秋不書豈亦傳者之訛乎然師
曠以爲春築虒祁之應者亦因事獻忠之
義爾噫可以爲崇土作彫民力興怨讟召災
異者之戒矣

○昭公九年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

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
用速成以其勤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臣若水通曰昭公築郎囿何以書時也冬者
農事之暇也故工築其時也然築囿遊觀之
玩無益之役也雖得時矣亦非聖人之所取
也特取其不以遊觀無益之務而妨農作之
時爾季平子乃欲速成之叔孫昭子是以有
速成勤民之言可無囿不可無民之戒可謂
知重民事矣後之人君鑒昭公之過取昭子
之言念小民之依憫農事之重愛養民力奉
若天道實生民之福社稷之福也

○國語周語單子曰不奪農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

臣若水通曰農時農作之時也蔑棄也民功農功也優有餘也匱乏也罷勞倦也夫財出於民而農務爲本故曰收而場功待而畚挶營室之中土工其始先王之敎藝所以重農務也然則逐末之流爭刀錐競淫巧不亦徒棄農民之功罷百姓之力而匱天下之財乎故市廛之法抑其末而使務本也

○齊語管子曰陸阜陵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

臣若水通曰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
墐溝上之道也八夫爲井井間有溝穀地曰
田麻地曰疇均平也民時農務之時也天地
養萬物聖人養萬民不過曰時而已故井地
雖均違奪其時則慢天虐民民貧而憾怨
不可以一朝居焉管子言陸阜陵墐田疇
之均而必繼之以不奪民時其知養民富國
之道者歟
○楚語伍舉曰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
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
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

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
城守之本於是乎用之官療之暇於是乎臨之
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
臣若水通曰積土曰臺無室曰榭講習也軍
實戎事也凶氣爲氛吉氣爲祥大卒王士卒
也度謂足以臨見之磽确也隙農務空閑時
也夫先王施令德於遐邇而小大安之未聞
修臺榭以爲務也是故僅足以備講武之用
而不傷乎穡地官業財用農務之本焉爲人
君者其可不以爲法哉
○宋文帝元嘉十六年二月荆州刺史義季嘗岀

畋有老父被苫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
畋古人所戒今陽和布煖一日不耕民失其時
柰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止馬曰
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
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大王之賜
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

臣若水通曰田間老父因被斥而出正言戒
義季遊畋以妨農時亦甚偉矣及賜之食又
推以廣惠于境內之民若老父者其有道而
隱者與義季不能載之而歸以薦諸朝使其
抱負不得盡施以飽天下之民焉惜哉

○唐太宗貞觀五年春正月有司上言皇太子當冠用二月吉請造兵備儀仗上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據陰陽不若二月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

臣若水通曰書云欽若昊天敬授民時然則重農時以奉若天道其爲陰陽之時休祥孰大焉況冠期可改而農時不可改也無害乎冠禮而信陰陽之說以違農事之時矯可謂惑矣太宗不以私愛而廢民務非明哲之主其能之乎後世務農之君宜取法焉

○貞觀十四年八月上將幸同州校獵劉仁軌上言
今秋大稔民收穫者十纔一二使之供承獵事治
道葺橋動費一二萬功實妨農事願少留鑾輿
旬日俟其畢務則公私俱濟上賜璽書嘉納之
臣若水通曰書云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夫三農舉家勤勞於春夏正以有秋之望也
幸而大稔而君乃以校獵違其收穫之期則
天固生之君固殺之也家食且無備而國稅
將何徵乎劉仁軌上言而太宗竟寢其事其
亦有惠於民矣
○唐高宗顯慶元年夏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

道未得其要公等爲朕陳之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而饑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饑者賜之衣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廩庫安足以周一國之饑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要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之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山東役丁歲則數萬役之則人太勞取庸則人大費臣願陛下量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上從之

臣若水通曰齊國老人所謂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不奪蠶要則國人皆有餘衣

是故勸課農桑則足以衣食四方矣因民之利而利之惠而不費何憚而不爲乎唐高宗因來濟所陳而能從其言以罷山東之役其知重農者矣臣謹錄之爲人君之取法焉

○高宗儀鳳二年四月詔遣崔謐等分道存問賑給御史劉思立上疏曰今麥秀蠶老農事方殷敕使撫巡人皆悚朴聚集參迎妨廢不少望且待秋務閑出使疏奏謐等遂不行

臣若水通曰奪時之事非特行兵工役而已一巡一遊靡不關係焉麥秀蠶老而有巡行存問之舉則其所傷豈小哉夫以農事方

歿一年衣食之計一家長幼之望正切

時而遣使以存問則柳宗元所謂鷄犬多之

不寧名雖爲惠實則爲暴將以利之適以

害之所得不能償其所失矣思立疏以止之

其知以民事爲重者乎

○中宗嗣聖二十三年十月狄仁傑爲魏州刺史先是前

刺史獨孤思莊畏契丹猝至悉驅百姓入城

繕修守備仁傑至悉遣還農曰賊猶在遠何

煩如是萬一賊來吾自當之百姓大悅

臣若水通曰脩守備雖以禦寇妨耕農是

又無異乎寇之先至者也仁傑莅魏之初

能改前政驅民歸農蓋謂然仁心之發矣且曰
萬一賊來吾自當之凜然義氣之激矣是
宜百姓之大悅也哉

○玄宗開元元年脩大明宮未畢夏五月敕以
農務方勤罷之以待閒月

臣若水通曰五月乃農夫耘苗之時也一日
作之百日食之一夫力之八口仰之可不重
歟至於閒月乃農功告畢歲晚務閒可以
興作之時也玄宗罷大明宮之脩以待閒月
可謂重農時矣他日海内富實謂不本於
此乎

後晉高祖天福三年六月己丑金部郎中張鑄
奏竊見鄉村浮戶非不勤稼穡非不樂安居但
以種木未盈十年墾田未及三頃似成生業已
爲縣司收供徭役責之重賦威以嚴刑故不免
捐功捨業更思他適乞自今民墾田及五頃以
上三年外乃聽縣司徭役從之

臣若水通曰庶民之心惟其利而趨避之爾
利在農則趨農否則有思他適爾今使種
木未及十年墾田未及三頃業未成而遽
有征徭之責是害生於農也亦何怪其民
之他適哉後晉高祖從張鑄之請墾田三

年外乃聽從役其亦知重農之意歟

○賈誼新書曰天有常災必與奪民時

臣若水通曰孔子曰使民以時盖使以時則力本者得以自盡故財以時阜民以財富而休徵至矣故天之災人能備之其不能備之者人之災也夫災莫大於農時矣故雖有九年之水而民不告病雖有七年之旱而民不致饑者人能備之也

○劉向說苑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
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

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奪其時是重竭也乎公曰善乃罷臺役

趙簡子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釋然乃釋臺罷役

臣若水通曰養民之道地以生之人以作之天以時之不違農功則三才合德而民得其養矣夫先王之政一不奪民時故周禮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凶札則無力政蓋恐民勞逸之不均也先王有絜矩之心故

能用民力而民不知倦晉平公罷臺役不忍民重竭趙簡子釋臺罷役使民趨種雖未必合先王均力之政亦庶幾不奪民時矣君人者苟有愛民之心必知民事之艱難知民事之艱難必能愛養夫民力愛養民力而民生不殖者未之有也

○國朝洪武十二年八月遣使齎敕諭宋國公馮勝時勝督工建周王宮殿于開封府將以九月興役以其時民當種麥

勑諭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麥爾近聞爾令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赴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

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天寒地凍種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續食自古治天下者必重農時朕封建諸子將以福民今福未及施而先奪民時朕恐小民之怨咨也勑至其即放還俟農隙之時赴工未晩也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盖仁政由心生者也我
皇祖因馮勝督建周王府欲九月興役妨民種麥之時而諭使放還以俟農隙且拳拳於奪時續食之憂諄諄乎分封福民之義可謂不忍人之政矣得非由於一念仁民愛物之

心所發乎臣謹錄之以爲
聖子神孫萬代勤恤小民之法焉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
仁宗皇帝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農者生民
衣食之原耕耘收穫不可失時自今一切不急
之役有當用人力者皆俟農隙前代蓋有不
恤農事而以徭役妨耕作召亂亡者矣不可不
謹
臣若水通曰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心而
農時又衣食之本也古者役民於農隙之
時蓋有其道矣夫奪其時者奪其食也

奪其食傷其心也傷其心而民離叛國不
亡者未之有也
仁宗皇帝當嗣位之初鑒前代之失以是諭夏
原吉等此蓋仁民之心本於天性者也眞能
慎農時重民食而保國家於無疆者矣伏
惟
聖明以
仁宗之心爲心則天下不勝幸甚

聖學格物通卷之八十七終